

【古罗马】塞内卡著

张熙哲 陈昭祥 译

哲学的安慰

The Consolation of Philosophy

◎ 大家系列

哲学的安慰

The Consolation of Philosophy

[古罗马] 波埃修斯 著

王晓朝 陈越骅 译

 大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哲学的安慰/(古罗马)波埃修斯著;王晓朝,陈越骅译. —郑州:大象出版社,2011.5
(大象学术译丛/陈恒,毕明主编)
ISBN 978-7-5347-6292-5

I. ①哲… II. ①波… ②王… ③陈… III. ①古希腊
罗马哲学—文集 IV. ①B50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47123 号

大象学术译丛

哲学的安慰

[古罗马]波埃修斯 著
王晓朝 陈越骅 译

特约编辑 金秋实
责任编辑 刘东蓬
责任校对 钟 骄
书籍设计 付钺钺
监 制 杨吉哲

出版发行 **大象出版社** (郑州市开元路18号 邮政编码450044)

发行科 0371-63863551 总编室 0371-63863572

网 址 www.daxiang.cn

制 版 南京前锦排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年5月第1版 2011年5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2.5

字 数 220千字

定 价 35.00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12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电话 (0371)65957860-351

大象学术译丛弁言

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学术界对学术史、科学史、考古史、宗教史、性别史、哲学史、艺术史、人类学、语言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研究特别繁荣，研究的方法、手段、内容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一切对我们相关学科都有着重大的借鉴意义。但囿于种种原因，国内人文社会科学各科的发展并不平衡，也缺少全面且系统的学术出版，不同学科的读者出于深化各自专业研究的需要，对各类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渴求也越来越迫切，需求量也越来越大。近年来，我们与国外学术界的交往日渐增强，能够翻译各类专业书籍的译者队伍也日益扩大。为此，我们组织翻译出版一套“大象学术译丛”，进一步繁荣我们的学术事业：一来可以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提供具体的研究途径；二来为各门人文社会科学的未来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三来也满足不同学科读者的实际阅读需要。

“大象学术译丛”以整理西学经典著作为主，但并不忽略西方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目的是为中国学术界奉献一套国内一流人文社会科学译丛。我们既定的编辑出版方针是“定评的著作，合适的译者”，以期得到时间的检验。在此，我们恳请各位专家学者，为中国学术研究长远发展和学术进步计，能抽出宝贵的时间鼎力襄助；同时，我们也希望本译丛的刊行，能为推动我国学术研究和学术薪火的绵延传承略尽微薄之力。

编者

中译者序言

本书作者波埃修斯(Boethius)是一位古代的政治家和哲学家。身处公元5世纪末和6世纪初动荡和剧变的罗马帝国时期,波埃修斯是他那个时代罕见的一位思想家。鉴于波埃修斯在哲学、神学、逻辑学、数学、文学、音乐等方面取得的卓越成就,公元15世纪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洛伦佐·瓦拉^[1]称波埃修斯为“罗马的最后一位哲学家,经院哲学的第一人”。^[2]考虑到希腊、罗马哲学的发展,及其向欧洲中世纪哲学的过渡,我认为这样的定位还是相当准确的。

波埃修斯生活在罗马帝国最为动荡的时期。公元476年9月,蛮族雇佣军首领奥多亚克^[3]废黜了西罗马帝国的最后一位皇帝罗莫洛·奥古斯图卢,^[4]建立奥多亚克王朝,西罗马帝国灭亡。公元493年,东哥特王塞奥多里克^[5]打败奥多亚克,在西罗马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了以拉文纳为首都的东哥特王国,直到554年被拜占庭帝国所灭。作为罗马人的波埃修斯一生都在异族人的统治下度过。

波埃修斯(又译为波爱修、波爱修斯)出生于公元480年。他的拉丁全名是阿尼基乌·曼留斯·塞维利努·波埃修斯(Anicius Manlius Severinus Boethius),其中阿尼基乌是他的名字,曼留斯是他的父名,塞维利努是他的别

[1] 洛伦佐·瓦拉(Lorenzo Valla),1406—1457年。

[2] Campenhausen, H. V., *The Fathers of the Latin Church*, London, 1964, p. 279.

[3] 奥多亚克(Odoacer),476—493年在位。

[4] 罗莫洛·奥古斯图卢(Romulus Augustulus),475—476年在位。

[5] 塞奥多里克(Theodoricus),493—526年在位。

号,波埃修斯是他的姓氏。波埃修斯之父奥勒留·曼留斯·波埃修斯起初是亚历山大里亚的一名行政官员,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他供职于奥多亚克王朝,两次担任罗马城的行政长官,并于487年出任罗马执政官,公元490年去世。

父母双亡后,波埃修斯被托付给德高望重的元老院首领昆图斯·奥勒留·美米乌斯·绪玛库斯抚养,成年后与绪玛库斯之女卢蒂希娅娜结婚。绪玛库斯对波埃修斯影响很大,波埃修斯说绪玛库斯几乎在每个方面都是自己的老师,故把许多著作题献给岳父。

波埃修斯成年后得到东哥特国王塞奥多里库的赏识和重用。他起初担任元老院议员,受塞奥多里库之委派,改革币制,减免税收。公元510年,波埃修斯被推选为执政官。同年9月,担任王国政府的首席行政长官,负责协调政府各部门的工作,统领王家卫队和兵工厂,掌管邮政。公元523年8月,波埃修斯以阴谋叛国罪被捕,没收一切财产,囚禁在距罗马500英里之外的帕维亚监狱。524年10月23日在狱中被处死。

波埃修斯是一位古代基督教的思想家。自从基督教在罗马帝国上升为国教以来,罗马贵族人士皈依基督教已不是奇事。但波埃修斯的特点在于:一方面恪守基督教的基本信仰,过一种虔诚的基督徒的生活;另一方面禀承希腊罗马古典文明的传统,努力学习各种知识,进行理性的探究。他在年轻时就宣称要把毕生的精力用于哲学。担任东哥特王国政府的高级官员以后,波埃修斯仍旧花了大量时间著书立说,他的大多数著作是在担任执政官以后完成的。他说,我一生最大的安慰和幸福在于“对哲学的所有分支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探讨”。^[1]

波埃修斯的著作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学习哲学所必备的知识,包括逻辑和其他所谓博雅艺术;另一类是哲学著作,主要有《神学论文五篇》(*The Theological Tractates*)和《哲学的安慰》(*The Consolation of Philosophy*)。

波埃修斯的五篇神学论文是在反对异端教义、与其他神学家讨论基督教

[1] cf. Campenhausen, H. V., *The Fathers of the Latin Church*, London, 1964, p. 282.

的基本教义时撰写的。它们是：

I. 《三位一体是一个神而不是三个神》(*Trinitas unus deus ac non tres dii*)；

II. 《圣父、圣子、圣灵是否神的本体性的表述》(*Utrum pater et filius et spiritus sanctus de divinitate substantialiter praedicentur*)；

III. 《同者相求——本体如何因其存在而为好，而非本体就是本体性的好》(*Item Eiusdem ad Eundem: Quomodo substantiae in eo quod sint bonae sint cum non sint substantialia bona*)；

IV. 《论公教的信仰》(*De fide catholica*)；

V. 《反欧提克斯派和聂斯托利派》(*Contra Eutychen et Nestorium*)。

上述排列顺序是一种传统的排法，根据是卡西奥多鲁对波埃修斯神学论文的介绍。现代学者根据论文所涉及的历史事件及内容上的相互关系推定，最先完成的是论文 V，然后是 II 和 I，最后是 III 和 IV。^{〔1〕}

《反欧提克斯派和聂斯托利派》大约写于 512 年。波埃修斯运用逻辑分析的方法，驳斥了聂斯托利派和欧提克斯派的教义，指出聂斯托利派的“基督二性二位说”和欧提克斯派的“基督一性论”都是荒谬的，确认“三位一体”和“基督二性说”。

《三位一体是一个神而不是三个神》和《圣父、圣子、圣灵是否神的本体性的表述》这两篇论文写于 519—523 年。从内容上看，《圣父、圣子、圣灵是否神的本体性的表述》写在《三位一体是一个神而不是三个神》之前。因为后者的第五章是对《圣父、圣子、圣灵是否神的本体性的表述》的主题的进一步论述和发展。波埃修斯在这两篇论文中运用逻辑方法证明神是圣父、圣子、圣灵的统一体。他认为，正是由于混淆概念或理解上有错误，才导致种种异端邪说。所以，波埃修斯对于容易混淆的一系列哲学概念，比如“本性”(natura)、“位格”(persona)，等等，作了详细的定义。

《同者相求——本体如何因其存在而为好，而非本体就是本体性的好》一文有着更多的理性分析。“是”、“存在”、“形式”、“本体”、“本质”等一系列重

〔1〕 参阅胡龙彪：《拉丁教父波埃修斯》，商务印书馆，2006，第 29 页。

要哲学范畴在文中得到详细辨析。

《论公教的信仰》驳斥阿里乌派、撒伯里乌派和摩尼教,对基督教教义作全面阐述。这篇论文在风格上与其他四篇有很大不同,全文充满对基督教事迹的寓意解释,少有理性论辩,乃至于有学者怀疑它是伪作。

《哲学的安慰》是波埃修斯撰写的最后一本书,在狱中写成。它既是一部神学和哲学问题的论著,又是文学史上的不朽篇章。该书采用散文与诗歌交替和对话的形式,描述了作者与代表理性的哲学女神(Lady Philosophy)一起探讨人生与信仰的过程。全书分为五卷。第一卷,描述作者自己的境遇和愤懑不平的心情;第二卷,指出世俗的幸福不可靠;第三卷,讨论最高的幸福和至善;第四卷,论恶的本质;第五卷,论天命与人的自由意志的关系。全书以善恶问题为中心,然后在证明人有自由选择的意志之后,告诫人们弃恶扬善,向神复归。

在基督教哲学家中,波埃修斯是继奥古斯丁之后用新柏拉图主义理论解释“三位一体”、“道成肉身”、“至善”、“神的永恒性”等基本教义问题的最重要的教父。他发展和补充了以往教父哲学没有涉及或涉及未深的问题,使基督教核心教义得到了理性的证明,开创了中世纪理性神学的先河,因此被称为经院哲学的第一人。他的神学论文成为中世纪神学家注释和研究的经典。研究波埃修斯,无疑有助于我们理解中世纪哲学或神学的思想渊源和发展线索。

自西方哲学传入中国以来,中国学术界对波埃修斯的研究一直很少。直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波埃修斯的名字才开始出现在一些研究基督教哲学史的著作中。浙江大学的青年学者胡龙彪于2006年出版了《拉丁教父波爱修斯》,这是国内第一部系统论述波埃修斯思想的专著,着重考察了波埃修斯的形而上学和逻辑学思想。最近几年,参与国内哲学界有关Being问题的讨论,我使用了波埃修斯的材料撰写了一些学术论文。为了进一步引起中国学术界对波埃修斯的关注,翻译波埃修斯的哲学著作是必要的。

应陈恒先生之邀,我和陈越骅合作翻译波埃修斯的哲学著作。这个译本以拉丁文、英文对照的娄卜丛书中的《波埃修斯》为蓝本(Boethius, trans., by

H. F. Stewart, E. K. Rand, and S. J. Tester,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取其《哲学的安慰》为整个中译本的书名。在翻译过程中, 我们还参照了其他英译本。(为了便于对照, 我们以“边码”的形式标出上述蓝本中拉丁文本的页码[单数], 而在索引中出现的双数页码, 则为原书中英译本的页码。)我们之间的具体分工是: 神学论文五篇由王晓朝翻译, 《哲学的安慰》由陈越骅翻译, 全书由王晓朝统稿。我历来认为: 理解是翻译的前提, 任何译本必然包括译者个人的理解在内; 任何译本的出现不可能, 也不会堵住其他译者的理解之路。所以, 对于这个译本中出现的任何问题, 敬请同行和读者提出批评和讨论。

王晓朝

2011 年 4 月

目 录

中译者序言

1

神学论文五篇

1

三位一体是一个神而不是三个神

3

圣父、圣子、圣灵是否神的本体性的表述

13

同者相求

15

论公教的信仰

19

反欧提克斯派和聂斯托利派

25

哲学的安慰

43

第一卷

45

第二卷

65

第三卷

90

第四卷

127

第五卷

157

索引

178

神学论文五篇

三位一体是一个神而不是三个神^{〔1〕}

很久以来,只要神圣的光明认为这个问题适合我理智的火花去深思,我就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现在,在按照逻辑顺序,用文字把我的想法写下来以后,我把它奉献给你,与你交流,就像我自己进行探索时那样热心,而这正是你的判断力所向往的。你很容易理解我的感受,每次想要写下我的想法,我就既感到这个主题非常难,又感到只能与少数人讨论——甚至可以说,除了你,我找不到任何人讨论。促使我思考这一问题的确实不是徒劳无益的追求名望或者博取大众空洞的掌声;即使有外在的奖励,我们也不用去寻找更多的快乐,因为这个主题本身就已经带来足够的快乐。所以,除了你以外,无论我把眼睛转向何处,都会看到迟钝者的漠视和胆怯者的妒忌;一个人要在一些没有天赋的人面前阐述自己的思想似乎会给神学研究带来怀疑,我不认为这样做有助于思考,反倒认为这样做像是在用脚践踏。所以,我有意识地运用简洁的手法,用一些新颖的、不常用的语词把我从深刻的哲学问题中产生出来的想法包裹起来,也就是说,要是你看到这些语词,你会感到我只在对你和对我自己说话。我完全忽略了世上其他所有人,因为那些无法理解它们的人甚至不配读到它们。当然了,我们的考察局限于人的理性^{〔2〕}所能攀登的

〔1〕 原文标题后有下列文字:最荣耀最优秀的前执政官、贵族阿尼基乌·曼留斯·塞维利努·波埃修斯的论文,写给他的岳父最荣耀最优秀的前执政官、贵族昆图斯·奥勒留·美米乌斯·绪玛库斯。文中的“神”(Deus)亦译为“上帝”。拉丁文 Deus 原意为神,在基督教文献中指基督教信仰的神,传入中国后译为“神”或“上帝”。

〔2〕 有关人的理性(ratio)和神圣的理智(intelligentia)的讨论参阅《哲学的安慰》第五卷。

天学^[1]高峰。其他技艺也会确定某些同样的要点作为界限,而理性的方式可以抵达那里。例如,医药并非总是把健康带给病人,而医生只要把应该做的事情都做完了,他就不会受到责备。其他技艺也一样。我们当前所进行的探索的最大难处在于要具备深刻的判断能力。所以,你必须考察圣奥古斯丁的著作^[2]在我心中播下的论证种子是否已经结出果实。现在就让我们开始讨论我提出的问题。

—

许多人把基督徒的宗教的尊严宣布为他们自己的尊严,但这种信仰形式
7 只有考虑到它的礼仪和教义的普遍性,它才是最有效的;这种宗教的权威也只有通过它的礼仪和教义才能察觉,由于它的崇拜形式几乎传播到全世界,所以它被称做公教^[3]的(catholic)或普世的(universal)。这种信仰有关三位一体的信念可以表述如下。他们说:“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是神。”(Pater duēs filius duēs spiritus sanctus duēs.)^[4]因此,圣父、圣子、圣灵是一个神,而不是三个神。这种合一的原因是缺乏差异;对这种合一进行添加或减少的人不能避免差异,例如阿里乌派,由于他们按照功德给三位一体划分等级,其结果是破坏了合一,并将其转化为多样性。因为多样性的原则是他者(otherness);离开了他者,多样性是不可理解的。事实上,三的多样性,或者多样事物,处于属(genus)、种(species)、数(number)之中;就如我们常说“相同”,我们也常说“多样”。现在,有三种方式表示相同。按照属,例如人与马相同,因为它们都有同样的属——动物。按照种,例如加图与西塞罗相同,因为他

[1] 此处“天学”一词的拉丁原文为“divinitatis”,英文译为 heavenly knowledge,中文试译为“天学”,指基督教的神学知识。

[2] 参阅奥古斯丁《论三位一体》。

[3] 原始基督教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后在罗马帝国成为国教,称做 Catholic,近代传入中国后译为天主教、公教、罗马公教,本书涉及波埃修斯时代的教会译为公教。

[4] 出自《阿他那修信经》。

们都有相同的种——人。按照数,例如图利乌斯和西塞罗,^[1]因为他在数量上就是一个人。多样性同样也可按照属、种、数来表达。数的差异由偶然属性的多样性引起;因为三个人之间有差别,既不是因为他们在属上有差异,也不是因为他们在种上有差异,而是因为他们的偶然属性;即使我们在思想上把所有其他偶然属性从他们身上去掉,他们各自所处的地点还是多样的,我们无法用任何方式使之合一,因为两个身体不会占据一个地点,地点就是一种偶然属性。因此,人由于他们的偶然属性而居多,他们在数量上也居多。 9

二

在能掌握和理解的范围内,现在让我们开始考虑每一个要点。在我看来,有人^[2]非常聪明地说过,一名学者的责任就是按照每一事物的实际状况系统阐述他自己的信念。

推论的知识可以分成三种:物理学、数学、神学。物理学处理运动,但它不是抽象的或分离的;因为它涉及物体的形式以及构成物体的质料,其形式不能真正地与其质料分离。^[3] 这些物体处在运动中,例如,土向下运动,火向上运动,其质料与形式在运动中结合在一起。数学不处理运动,但它不是抽象的;因为它离开质料,因此也离开运动去考察物体的形式,然而形式与质料相连,不能与物体真正地分离。神学不处理运动,它是抽象的和分离的;因为神圣的本体(substance)既没有质料,也没有运动。

因此,在物理学中我们必须使用科学的方法,在数学中我们必须使用系统的方法,在神学中我们必须使用理性的概念;在神学中我们一定不能转为想象,而要明白这里的形式是纯粹的形式,没有形象,它就是存在(quaes esse)本身和存在的根源。因为一切存在都依赖于形式。雕像不是由于其质料,而 11

[1] 西塞罗全名马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

[2] 参阅西塞罗《图斯库兰讨论集》第5卷第7章。

[3] 也就是说只能在思想上分离。

是由于其形式与和它相像的那个活物相同而用那个活物的名字来称呼,赋予其相似性的是形式;铜像不是因为其质料而被称做铜像,而是由于铜的形式。同理,土本身不是由于其不确定的质料而被称做土,而是由于干燥和重量,它们是土的形式。所以,没有任何事物由于其质料而被言说,而是由于其独特的形式而被言说。但是神圣的本体是无质料的形式,因此它是一,是它自己的本质(essence)。而其他事物不是它们自己的本质,因为一事物从组成它的那些事物中获得存在,亦即从它的组成部分中获得存在。它是“这和那”,亦即它的组成部分是连在一起的;它不是分离的“这或那”。例如,属土的人由灵魂和肉体组成,他是“肉体 and 灵魂”,而不是分开的“肉体或灵魂”;因此他不是他自己的本质。另一方面,那些不由“这和那”组成,而仅仅由“这”组成的事物确实是它自己的本质,它是完美的和稳定的,因为它不依赖任何事物。因此,它才是没有数量的一,除了它自己的本质,没有其他东西在它中间呈现。它也不能成为任何事情的基质,因为它是形式,而形式不能是基质。如果人像其他形式一样是偶性的基质,那么人并非通过其存在这一事实接受偶性,而是通过附属于人的质料这一事实来接受偶性。当从属于人的质料接受偶性时,人本身似乎也接受了它。但是没有质料的形式不能成为基质,也不能位于质料中,否则它就不是形式,而是形象了。从这些外在于质料的形式中产生了那些处于质料之中的形式,产生物体。当我们称那些内在于物体的实在为形式时,我们叫错了它们的名字,因为它们只是形象;它们只是和那些与质料合为一体的形式相似。所以,在神那里没有差异,没有源自差异的众多,没有源自偶性的多样,因此也没有数量。

三

所以,神不会在任何方面与神不同,因为神圣的本质不会既与偶性不同,又与属于基质的本体有差异。但是,没有差异就没有多样,因此也没有数量;因此只有一。当我们提到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字时,我们说了三次神,如果我们想到的是有数量的事物,而不是数本身,那么这三个合一的东西不会在